

从佛洛伊德的《个案》到西苏 (Cixous) 的《画像》

——关于朵拉 (Dora) 的二、三事

苏子中

哪个女人不是朵拉？

What woman is not Dora?

歇斯底里患者是我的姐妹。

The hysterics are my sisters.

我进入歇斯底里的场域是因为我受到牵引——召唤。

I got into the sphere of hysteria because I was drawn—called.

— Helene Cixous

朵拉是佛洛伊德着名个案中的主角。冗长的个案名称里——<一个歇斯底里个案的分析片断>（“A Fragment of an Analysis of a Case of Hysteria”）——潜藏玄机疑点无数。这是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的「个案」，纪录佛氏主治「歇斯底里」的「朵拉」的「片断」。写于1901年，出版于1905年，再版并加注于1923年，朵拉个案是佛洛伊德五个主要个案中的第一个。¹ 无论是在佛洛伊德全集中，亦或是在心理分析理论的历史中，均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近二、三十年，更是受到文学批评家和女性主义者的青睐。正如同1985年初版的论文集《在朵拉的个案里》（In Dora's Case）所见

¹ 佛洛伊德其他四个主要个案分别是：“Little Hans,” “The Rat Man,” “The Schreber Case,” “The Wolf Man”。

那年朵拉正值青春洋溢、含苞待放的十八岁，带着些许的不情愿，朵拉在父亲的陪同之下，走进了佛洛伊德的诊所，展开一段为期三个月（Oct.-Dec., 1900）的治疗。治疗的重点，不外乎朵拉歇斯底里的身心综合症状：咳嗽、声音嘶哑、呼吸困难、神经质、失声症、偏头痛、忧郁、疲倦、精神涣散、丧失意识、威胁自杀……。²朵拉在治疗三个月后潇洒离去，留下怅然的佛洛伊德，思索着如何将残破失败的个案的零星片段连贯起来，好公诸于世。个案在五年后（1905）发表。

有不少批评家指出，朵拉个案读来像部侦探小说。个案中，佛洛伊德以叙事者和分析者的双重角色抽丝剥茧，穿梭于千头万绪的线索中，编织一张叙事的网，摸索一个「科学」的心理分析方法。字里行间里，我们感觉到佛洛伊德的谨慎、犹疑和焦虑，也见证其带着些许偏执却不屈不挠的心智活动力。他的语言文字和诠释能力，既让人惊讶赞叹，也让人错愕而颇不以为然。佛洛伊德反复强调完整叙事能力的重要性，并暗示叙事完整性和精神状况的关连。他坚持要把故事说清楚，并认为歇斯底里病人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无法完整的，有逻辑性的叙述事情。这些病人的叙事总是断断续续，缺乏连贯性。而心理分析师的主要任务即是透过特定的解析方式，如梦的解析、意象的解析来追本溯源。

佛洛伊德对朵拉个案的强势诠释，引发一波波的回响、讨论与批评。其中更不乏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的批判和声讨。法国女性主

² 在佛洛伊德和约瑟夫·布鲁尔（Joseph Breuer）于1895年共同出版的《歇斯底里研究》中，曾详列有关歇斯底里的症状：

abasia, abulia, amaurosis, amblyopia, amnesia, anaesthesia, analgesia... convulsions, deafness... deliria... gastric pain, hallucination, headache... neuralgia, ovarian neuralgia, palpitations... paralysis... pseudo-encephalitis, pseudo-peritonitis, smell, disturbances of... tic, tremor, tussisnervosa... vomiting... zoopsia (329).

请参考 Joseph Breuer and Sigmund Freud, *Studies of Hysteria* (New York: Bias Books, 1957)。

义者西苏（Helene Cixous），更将该个案改写成剧本《朵拉的画像》（Portrait de Dora）（1976）。以女性主义的视角，引领观众重新思考朵拉的性别取向，重新界定歇斯底里的本质，并进而颠覆、剖析「女人 = 歇斯底里」的历史、医学知识的建构。以朵拉之名，一场场女性主义和心理分析的攻防战歇斯底里地延烧开来。

为什么？为什么朵拉个案有如此的魅力让人莫名所以的热血沸腾，激发、骚动一波波倾泻而出的诠释和论述？为什么歇斯底里患者总是以女性居多？为什么歇斯底里患者在查无病因的情况下，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以自己的身体来诉说「她的情欲故事」？如果歇斯底里患者的身体不只是一张欲望的地图，也是一页家庭、家族、甚至是社会的病史，我们该怎样解读、看待这样的女体？和表征于这「病体」上的症状？又为什么这样的女体喜欢以迂回、含蓄、遮遮掩掩甚至偷鸡摸狗的方式来讲故事？这种讲故事的方式，在某些人的眼里，不但有违理性之光的光明正大原则，甚至被视为是卑鄙无耻的下三滥要胁手法。歇斯底里患者不是被视为女巫之流、被邪灵附体的病灶、就是《阁楼里的疯女人》³。歇斯底里则被视为一种「病」，一种「身心综合症」，一种「她者的病」。而这样的「病」究竟是懦弱的象征？是被残害的事实？还是身先士卒的自残抗议手段？

论文首先将探讨朵拉个案作为佛洛伊德心理分析的经典案例对佛洛伊德以及心理分析这个领域的重要性。接着论文将处理女性主义对朵拉个案和朵拉所代表的「歇斯底里」所作的回应、诠释与批判。论文最后将试图描绘佛洛伊德的「朵拉个案」和西苏的「朵拉画像」间的差异。

³ 《阁楼里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是 Sandra M. Gilbert 和 Susan Gubar 所合着探讨十九世纪女性作家的重要著作。

1. 朵拉的歇斯底里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

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的诞生，不是因为忧郁，不是因着变态，也不是为了精神异常，而是为了难缠的歇斯底里。佛氏心理分析发展于 1895 和 1900 年间，主要理论系根据他治疗歇斯底里「女」病患的临床经验。朵拉个案是众多案例中最引人议论，最耐人寻味，也最难以捉摸的个案。透过弗洛伊德的个案书写，朵拉的歇斯底里虽因缘际会的跃登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的舞台，但也被理论文本化约、收编在佛氏一手建立的「科学的」、「病理的」、「心理分析的」王国里。心理分析自始至终即不断巩固其科学、理性的威权主体，而歇斯底里在这父权的架构下，便成为「她者的疾病」。

在朵拉个案之前，弗洛伊德在 1880 年代中期曾到巴黎，并拜在马丁·查寇特（Martin Charcot）的门下（1885-6）。1880 年代查寇特已是世界知名的临床神经科医师，他在巴黎的妇女医院（La Salpêtrière）便已开始用催眠术研究、治疗歇斯底里。查寇特认为歇斯底里肇始于心理的创伤。为了打破歇斯底里症状和子宫的联想，他教导学生把「歇斯底里」这个字看作是一个不具特别意义的字眼，查寇特希望以此方式鼓励学生去发现，歇斯底里症状不但属于女人，也属于男人，同时也借此强调歇斯底里症状神经性病源的层面（Bernheimer 2）。查寇特在妇女医院最着名的一次临床治疗是一个颇具戏剧性的仪式。仪式中，男性观众以科学的眼光专注地凝视一个迷人且丰腴的女体：一个歇斯底里、因催眠而丧失自我意识的客体。女体的肩膀赤裸着，上衣露出了衬里；娇弱无力的女体，双眼微闭，歪斜的头与身躯由人搀扶着。在女体的右侧，查寇特笔直的站立着；他衣冠整齐，眼神坚定。两者形成强烈的对比。在这样的图像里（Iconographie de la Salpêtrière）（1878），女人 = 歇斯底里。如同凯撒琳·克莱门（Catherine Clement）一针见血所道破的：诊所就好比「身体的剧场」（NBW 10）。在这催眠剧场里，层层围绕歇斯底里患者的男医师/巫师们，神经紧绷的凝视一个发病的女体。

这临床的「凝视」是一界定性别差异的机制，也是父权用以支配、掌控女体的手段。在这身体剧场里，女体是成就医学主体知识的「她者」。即使将来患者症状消失，「正常健康」的走出「身体的剧场」，男性的凝视将如影随形，幻化为女体内部的监视系统，继续捆绑、催眠、搀扶着女体和她的性与欲。

相较于佛洛伊德，查寇特较专注于对歇斯底里的科学分析，对于治疗方法则较不感兴趣（Bernheimer 6）。相对的，佛洛伊德则对查寇特在治疗有身体疾病的歇斯底里患者时，所采取的谈话、催眠治疗方式极感兴趣。

约十年后，佛洛伊德和约瑟夫·布鲁尔（Joseph Breuer）于1895年共同出版了一本《歇斯底里研究》（Studies on Hysteria）。该书除了两人合写，引介歇斯底里理论的文章〈论歇斯底里现象的心理机制〉（1893）（“On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Hysterical Phenomena”）外，还包括布鲁尔著名的〈安娜·欧〉（Anna O）个案史，四个佛洛伊德的个案史，一篇布鲁尔的论文，最后由佛洛伊德的一篇论文结尾：〈歇斯底里的心理疗法〉（“The Psychotherapy of Hysteria”）。在这篇论文中，许多重要的心理分析名词已出笼，诸如「潜意识」（the unconscious）、「压抑」（repression）、「防卫」（defense）、「移情作用」（transference）等。此书更进一步的认定，歇斯底里是性焦虑所引发的心理疾病。然而此时的佛洛伊德仍对放弃以生理学为切入点来了解歇斯底里症状感到不安。如同佛洛伊德和布鲁尔在他们的「前言」所陈述的一般：「性，似乎在歇斯底里的病因论中扮演一个主要的角色，是心理创伤的根源，也是防卫动机的来源」（SE 2: 29）。

在朵拉个案中，佛洛伊德绞尽脑汁，企图解读朵拉的症状，掀开朵拉的欲望面纱。对佛洛伊德而言，朵拉的歇斯底里是欲望的病征，是欲望的谎言，也是欲望的表演。⁴ 歇斯底里的欲望在佛氏眼

⁴ 佛洛伊德认为朵拉擅于说谎、表演：「不用怀疑，这个个案史…并不完全值得纪录。它只是个小 case，有最寻常的身心症状，一种也许不完全是真的厌世念头」（SE 7: 39）。

中总是颓废善变，是女性特有的欲望。这样的歇斯底里欲望勾引魅惑着佛洛伊德的诠释欲望，使佛洛伊德坠入文字与符号欲望的陷阱。心理分析于是在佛洛伊德的诠释欲望驱使下产生（Lopez 180）。

佛洛伊德认为，歇斯底里病人之所以无法完整精确的叙述自身的故事，实和幼年时期的性压抑有关。因着性压抑，歇斯底里病患往往有意无意的遗漏、扭曲、重组她们的记忆。对他而言，朵拉和患者们所叙述的故事，宛如「一条无法航行的河流，水流有时为乱石所阻断，有时则断裂、消失在浅滩和沙岸间」（SE 7: 16）。朵拉的故事总在一阵喋喋不休后枯竭，留下断断续续的片断和待解的谜团。如果朵拉和歇斯底里患者们能够在梦的解析和心理分析后，唤回被压抑的记忆，重新建构一个可被理解、前后连贯且完整无缺的故事时，才有治愈的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心理分析师则扮演一个积极介入的角色，透过暗示、催眠、解梦、谈话治疗等方式，帮助病患填补空缺，重新编辑、建立一个可以成就正常生活机能的科学记忆库，完成一个符合父权现实主义要求的逻辑叙事结构。这样的记忆和叙事结构，受中央记忆体的监督、管控，兼具畅销书的平易近人，和一体成型量产贩商品的整齐划一。重要的是，歇斯底里病患必须接受并相信分析师的故事版本，治疗才能奏效。

佛洛伊德把心理分析师挖掘、发现潜意识动机和欲望的过程，比作考古学家复原断简残篇或断壁残骸的工作：「我别无选择，只能依循那些发现者的榜样，他们的好运能使长久埋葬，无价却残破毁损的古代文物重见天日」（SE 7: 12）。在面对朵拉个案的残破窘境，佛洛伊德只能辩解：「我已经将遗缺复原，且师法我所知来自其他分析案例的最佳模式。而且就像位诚实的考古学家一般，我从未忘记提出，真实的部分在那里结束，虚构的部分在那里开始」（SE 7: 12）。佛洛伊德在现阶段所采取的策略，和傅柯早期的考古学方法，倒有几分神似。然而，佛洛伊德在朵拉个案踢到了大铁板，这铁板并不是像他那样有良心且诚实的考古心理分析师所能承受。朵拉完全不买他的帐，坚决的抗拒佛洛伊德的诠释和分析。正面或迂

回的否认佛洛伊德所建构的欲望情事。并反客为主，下最后通牒，拒绝继续治疗。碰了一鼻子灰的佛洛伊德颇觉难堪，把整个出走事件归咎于朵拉的「移情作用」，怪罪朵拉将对父亲和 K 先生的恋父情结和爱恨交织的情绪投射在他身上，并以中止治疗作为报复手断。

从很多方面而言，朵拉个案基本上是 1900 年出版的《梦的解析》的延续。个案最早的名称是〈梦和歇斯底里：一个分析的片段〉（“Dreams and Hysteria: A Fragment of An Analysis”），且在内容上侧重朵拉两个梦的诠释。佛洛伊德在个案的〈序文〉中也言明：「这个个案史以梦的解析的知识为前提，因此对不熟悉这个前提的读者而言，该个案将难以令人满意」（SE 7: 11）。两个梦都和湖边一景有关。在解梦的过程中，佛洛伊德不但是暗喻和意象的解读者，也是暗喻和意象的生产者。

佛洛伊德对歇斯底里的贡献，在于使歇斯底里的患者摆脱一般流传的子宫游走说、女巫说、和邪魔外道附身说，而把症状归结为患者的性压抑、性心理创伤和记忆的丧失。在远古的埃及和希腊，人们认为子宫的游动和异位是歇斯底里的主要病症，而导致这些病症的主因，则是子宫发育成熟的女人缺乏或被剥夺性关系所造成。柏拉图在 *Timaeus* 这个作品中有以下的叙述：

子宫是一个渴望生儿育女的动物。青春期后，若迟迟无法受孕，子宫将因苦恼而极度不安，游走于体内，切断呼吸管道，妨碍呼吸，带给苦主极端的痛苦，并引发种种的疾病（Veith 7-8）。

这段文字所暗示的治疗方式，就如 Bernheimer 所指出的，不外乎结婚和怀孕。亦即只要女性臣服于父权的枷锁和宰制，扮演好「好女人」和好母亲的角色，问题将迎刃而解（3）。

而佛洛伊德所提出的解决之道，不外乎利用各种方式——包括催眠、谈话治疗、梦的解析、自由联想等——来挖掘、唤回隐而不显的私密动机和性压抑的经验。因为是性压抑造成记忆的黑洞、叙事的断裂和身体的痉挛不适。佛洛伊德在朵拉个案的前言中再次强

调：「如果歇斯底里病症的肇因能在病患的性心理生活的亲密行为中找到的假设是真的话，那么歇斯底里症候群便是最私密和最受压抑愿望的展现。于是一个歇斯底里个案的水落石出，必将涉及亲密行为的披露和私密的背叛」（SE 7: 7-8）。

但佛洛伊德显然忽略歇斯底里病患之所以宁愿以身体症状来演 / 讲的真正原因：用身体症状来演 / 讲，往往是患者被禁声、被骚扰、被摆放在边缘、弱勢的客体位置后的结果。她们是父权凝视、欲求的对象，是医疗体系的边缘人，是语言的客体。问题是一个被认定为「有病的」病人，如何能超脱现有被框限的客体位置，用主体的语言和主体的叙事游戏规则，完整连贯的叙述自己的症状、欲望和身体的故事。

2. 朵拉、女性主义与心理分析

自从 70 年代开始，朵拉个案便成为女性主义和心理分析角力的场域。而女性欲望的书写总是最引人注目的议题。女性主义者往往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批判：质疑佛洛伊德在朵拉个案中对女性欲望所作的假想和预设；检验性别和知识、权力的关系；探讨歇斯底里女病患和男心理分析师在男性支配的医疗情境和医疗体系下所产生的互动。据 Bernheimer 指出：「当代的女性主义往往从不同的角度质疑心理分析的权威。部分女性主义者更是信誓旦旦的声援反对家庭和社会限制的抗议。她们认为这些对女性的限制与压迫是造成女性歇斯底里身体病症的罪魁祸首」（1）。

佛洛伊德心理分析最让女性主义者诟病的地方，还是他以视觉作为审度和建构性别理论的唯一标准。借着重掀朵拉个案，女性主义者企图挑战心理分析理论所隐藏的视觉中心霸权心态；但在另一方面，女性主义者也必须借重心理分析理论来建构新的女性主体和女性意识。而朵拉个案所突显出来的则是两种论述间纠缠不清、亦敌亦友的紧张暧昧关系。

对西苏而言，朵拉个案是「女性抗议力量最核心的例子」（NBW 154）。西苏和部份女性主义者甚至颂扬朵拉所代表的「歇斯底里的女性特质」——流动、善变、具多元风貌——这些女性特质以身体的痉挛、畸零、甚至自残的完全逃逸策略，抗拒被归类、被定义，狠狠地拒绝男性中心的规范和其二元对立的系统。同时她们也认为歇斯底里的女性身体是会演 / 说的女体，常常以出人意表的方式来表演或诉说女性的故事（Strong 11-12）。她们推崇朵拉是位觉醒的父权终结者，津津乐道朵拉拒绝继续治疗，抗拒移情作用，甚至反客为主，将佛洛伊德视为女仆般开除，和最后拍拍屁股一走了之的高姿态。正如 Rosette C. Lamont 所点出的：「女性主义理论家视朵拉拒绝诊疗的过程，为患者对被精神分析师剥削的觉醒」（80）。

另外有不少女性主义者则强调，歇斯底里患者基本上都是受害者，她们的症状所展现的正是女性被压抑迫害的事实。但绝大部分的女性主义者均同意，佛洛伊德在朵拉个案中的诠释策略，正好突显出佛洛伊德诠释能力的极限。他无法处理女性特质、女性性别、女性情欲和母女关系等议题，更遑论他是否有能力回答「女人到底要什么？」这样的问题。佛洛伊德紧抓着伊底帕斯情结和阳具崇拜情结的结果，使他认同朵拉个案中的两个男性角色：朵拉的父亲和 K 先生。在伊底帕斯的情欲结构里，朵拉只是父权角色交易的对象。先是朵拉的父亲和 K 先生间的交易，接着是朵拉的父亲和佛洛伊德间的交易。对女性主义者而言，朵拉的歇斯底里的事出有因，因为世纪末维也纳专横腐败的父权气氛的确叫人窒息。

在朵拉个案中，佛洛伊德始终轻忽朵拉母亲的重要性和她对朵拉的影响。朵拉的母亲 Kathe 于 1912 年死于肺结核。生前她倍受佛洛伊德所谓的「家庭主妇精神官能症」所折磨。她的洁癖使她坚持进入屋内一定得脱鞋，并将屋内部分房间永远上锁，以保持清洁。她的洁癖和她的先生婚前所染上的梅毒不无关联，其中夹杂着非理性的罪恶感和洗刷、抹拭被沾污身体的强迫性行为，朵拉的歇斯底里呼应着母亲的「家庭主妇精神官能症」。一直要到 1931 年，佛洛

伊德才承认，在伊底帕斯时期之前的母女关系不但持久且强烈，⁵ 但母女关系或母女情结始终处于他心理分析理论的边缘。此外，Maria Ramas 在〈佛洛伊德的朵拉，朵拉的歇斯底里〉一文中也强调，朵拉的症状隐藏一个欲望，一个先于伊底帕斯时期，欲求母亲和母体的欲望。⁶

3. 从佛洛伊德的《个案》到西苏的《画像》

佛洛伊德的《个案》

朵拉个案是文字修饰堆砌出来的诠释。它拥有浓厚的文学气息，吸引许多文学批评家的目光，⁷ 这一切当然和佛洛伊德的书写风格有密切的相关。有的文学批评家说它读起来像侦探小说，因为它引领读者步步追踪，寻求事情的真相⁸，文学批评家 Lamont 便说：在朵拉个案中，「我们发现有如侦探小说或电影脚本般耐人寻味的情节。在专业超然的表象之下，读者可立即感知分析师复杂的情绪网路，特别是当分析师开始解读和传译他所被交付的梦的讯息的时候」（79）。有的则说它读起来像浪漫言情小说，因为它里面有爱情、有奸情、有亲情；有异性恋、也有同性恋；有医生、病人间的暧昧移情；还有如意识流般超写实的梦境描写（Ramas 7）。个案中，佛洛伊德精彩绝妙的现代主义叙事技巧和他对精神分析科学的信仰与

⁵ 请参阅“Female Sexuality”（1931）SE 21:225-243 以及“Femality”（1933）SE 22:112-135。

⁶ 请参阅“Freud’s Dora, Dora’s Hysteria”一文，收录于1985年初版的论文集《在朵拉的个案里》（In Dora’s Case），149-180。

⁷ 佛洛伊德的写作风格，充分显示他是位颇具才气且写作技巧相当好的作家。他擅常运用不同的修辞和比喻来讲佛洛伊德版本的故事。Steven Marcus 的文章〈佛洛伊德与朵拉：故事、历史、个案史〉（“Freud and Dora: Story, History, Case History”）即把朵拉个案当作现代小说的杰作来阅读（56-91）。

⁸ Sharon Willis 在其论文中“Helene Cixous’s Portrait de Dora: The Unseen and the Unseen”指出：「在某些方面而言，个案读来像部侦探小说，佛洛伊德就其所发现，有关歇斯底里症状和梦的线索，编织益发复杂且令人惊讶的诠释」（77）。

坚持，有着紧张却耐人寻味的关系：现代叙事技巧瓦解了个案的科学可信度却提高了个案的可读性，然而佛洛伊德将其在个案中的残破书写风格归咎于个案的内容而非个人写作的偏好。

佛洛伊德自始至终对其所采取的叙事方式有高度的自觉：「我很清楚——至少在这个城市——有许多医师…选择这样的个案史来阅读，但并不把它当成是对精神病理学的贡献，而把它当作是本私下消遣的真人真事小说（roman a clef）」（SE 7: 9）。佛洛伊德也知道自己处于叙事的陷阱和创造故事的过程之中，他必须寻找一个叙事模式来讲朵拉的故事。他一直有很强烈的焦虑，不知如何将零碎、片断的资料和插曲组织成一个有脉络可寻的故事，既然歇斯底里患者最大的问题是无法把故事或事实真相讲清楚，当然厘清症状和发现真相便是心理分析师的责任。

朵拉个案基本上是一个转述别人所讲故事的故事，其中有叙事、有诠释、也有回忆。如 Bernheimer 所指出的，朵拉个案在某方面而言是后设叙事——一个评论、解析叙事的叙事（10-11）。在朵拉个案中，佛洛伊德以分析师和叙事者的口吻和姿态出现，然而他是个不可靠的叙事者，常为了追求、发展其心理分析理论，刻意曲解、扭曲诠释的方向。是佛洛伊德，而非朵拉，才是个案中的灵魂人物和主要的角色。⁹

西苏的《画像》

西苏的《朵拉的画像》（Portrait de Dora）刻意打破朵拉「个案」（case）具封闭性的「盒子」（case），展现朵拉的各种图像（portrait）风貌。据 Jane Gallop 在〈开启朵拉的钥匙〉（“Keys to Dora”）一文中指出，西苏的 Portrait 有多层的含意：Portrait 这个法文字，有「画像」的意思，画像是一个真人的「再现」（representation）。画像所

⁹ 请参阅 Steven Marcus 的文章〈佛洛伊德与朵拉：故事、历史、个案史〉（“Freud and Dora: Story, History, Case History”），56-91。

呈现的再现，不但是视觉的，也是剧场的；在另一方面，「画像」也是一个人的「再次呈现」(re-presentation)，从不同的角度重新诠释朵拉和她的歇斯底里(132)。此外，这「画像」也不仅仅是朵拉的画像，它也是西苏自己和女人的画像(Portrait de Dora/de Helene Cixous/des femmes)。

西苏的《画像》也让我们警觉到，心理分析打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女体的剧场」，男性的凝视将歇斯底里的女体转化为一个表演场域，而心理分析的文本则是一种诠释的表演。其次，西苏在《朵拉的画像》一剧中再次呈现、重新对焦、重塑朵拉、重新制作画框的目的，不外乎揭露心理分析「视觉剧场」(the Visual Theatre)的专横和「凝视逻辑」(the Logic of the Gaze)的谬误。她以反讽、谐拟的方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引爆单一视点的「视觉剧场」，代之以多媒体、多元焦点的「视觉盛宴」(the Visual Spectacle)。这其中除了佛洛伊德的凝视，还有朵拉的凝视，歇斯底里的凝视，也有女性视角的凝视。而佛洛伊德在〈朵拉个案〉中，努力费心去缝制完成的叙事结构，在《朵拉的画像》中一一被拆解、分割、扭曲、并列、重组成一条新的百衲被。

在《朵拉的画像》一剧中，朵拉取代佛洛伊德，成为全剧的灵魂人物；佛洛伊德成了被动的角色，对周遭所发生的事情缺乏掌控的能力，他扮演剧中佛洛伊德的角色，也是剧中以声音旁白的叙事者。戏剧一开始，剧场的银幕上投射着湖边事件的景片。佛洛伊德坐在轮椅上，背对着观众。在似有似无的低吟声中，我们听到佛洛伊德的声音：

这些事件本身就像梦境中的模糊影像，它们有时变得异常清晰，以致让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捕捉这些影像，但它们总是从我们最后的诠释中脱逃。假如我们在进行时毫无技巧，没有特别的警觉，我们无法知道像这样的场景是否真正的发生(2)。

这段话，像是一段序曲，点出全剧的主题和基调：飘忽的影像，梦

幻般的记忆，语言与诠释的无力感，以及真相的难以掌握和不确定感。剧场的银幕在显像的同时也隐藏、遮蔽更多的真像。银幕的边缘在匡正印象的同时，却框不住更多的印象与意象；焦点处的清晰，也许是更大的骗局。心理分析刻意且有目的的对焦，对歇斯底里患者的残害，也许更甚于患者对自己身心的自残。

剧情围绕着朵拉打转。朵拉的父母亲和 K 姓夫妇有相当不错的情谊，两家经常一同出游，后来朵拉的父亲和 K 太太有染，因此默许 K 先生追求朵拉作为交换。对她的父亲 B 先生而言，朵拉还只是个小孩，在他的眼里 K 先生也把朵拉当小孩般看待，送她花，给她小礼物，朵拉也尽心的帮忙照顾 K 先生的小孩，替他们上课，带他们外出散步。K 太太也附和她的爱人朵拉父亲的看法，认为朵拉还只是个小孩，一个只对性方面的事情感兴趣的孩子，但对 K 先生而言，14 岁的朵拉已不再是个小孩，他不但在朵拉 14 岁时强吻朵拉，更在朵拉 16 岁时向朵拉求婚。

朵拉曾是 K 太太的闺中密友，两人曾住在一块一段时间，彼此无所不谈，分享过不少小秘密。K 太太扮演着朵拉母亲、姐妹和爱人的角色；她也是朵拉性意识的启蒙者。朵拉和 K 太太的亲密关系因其父亲的介入而变得疏离，朵拉觉得 K 太太背叛了她，却无法言明那种被背叛的滋味。语言在背叛的面前显得低调而无能。

朵拉：你杀了我！你背叛了我。你欺骗了我！

「谁」背弃了我？

难道我没有写数不清的信给你？

难道我没有膜拜你的每个脚步？

难道我没有为你开门？

难道我没有为你心碎？（13）

西苏的剧本具有很多个面向，充斥着来自朵拉个案的典故且比个案更难以捉摸。以下是朵拉在诊所里的一连串呓语，滑动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其间穿插与 K 太太的对话和佛洛伊德不尽相干的问话：

朵拉：让我拥抱妳！（K太太的微笑越发甜美，从越来越远的地方，如蒸气般，无远弗届，非常地近，无法接近，用她的动作，用她的身体，说不，抗拒朵拉的接近。镇静地。）

朵拉：让我用双臂拥抱妳！就这么一次！

朵拉：（对佛洛伊德）我不知道。她刚才出现在我面前。她的微笑。就好像她在对自己微笑……

佛洛伊德：2小时吗？什么感动了你？

朵拉：（在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她。

朵拉：（对K太太）我站在这里！在你的跟前。我在等待。只要！只要你肯告诉我！

K太太：但我无话可说。

朵拉：所有你所知道的：所有我所不知的。让我给你那样的爱。（朵拉靠向不安的K太太）

朵拉：她的身体，一种令人愉悦的白色光辉。小小的乳房，腹部的肌肤是那样的平滑。（K太太的手摀住朵拉的嘴）

K太太：喔！不可能，不可能，我的傻孩子。

朵拉：我痛。我总是觉得痛，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头上，抱着我。

K太太：天呀！我该怎样对你？

朵拉：看着我。我要看透你的眼睛。我要你闭上眼睛。

朵拉：她看自己的方式。爱她自己。不痛苦。不看着我。看着我，如此平静。那样的微笑。

朵拉：我欠她很多。我曾珍惜她。

佛洛伊德：当你的密友已告诉你他那么多的缺点，为什么那种男人会吸引你？

朵拉：（以旁白回答K太太）她是个聪明的女人，优于环绕她身边的男人，可爱美丽极了！…你的背是那么的白！你的肌肤！我是那么的爱你！（喃喃自语和一个轻描淡写的吻）。我能吗？…还有这里，在正上方。你无法想像我是多么的爱你：如果我是男人，我将和你结婚，我将把你带走，和你结婚，我会知道如何取悦你。

K太太：朵拉！（11-12）

对朵拉而言，K太太就宛如她驻足观赏两个钟头，由拉斐尔（Raphael）所画的《西斯丁圣母像》（The Sistine Madonna）般，那样的令她着迷神往，而至流连忘返。孺慕崇敬之情外，还有那为白色肌肤的光辉所挑动的欲望。朵拉不止一次的赞叹K太太如珍珠般散发着温柔光泽的白皙身体和背部。那白皙叫朵拉欲言又止、叨叨絮絮。想一亲芳泽，又觉那白皙纯洁神圣地不可侵犯。朵拉的同性恋欲望歇斯底里般地摆荡着、犹疑着、游动着、欲求着。扭转佛洛伊德异性恋的主轴，西苏大胆的强调朵拉的同性恋欲望，微妙的刻划那充满爱与背叛的亲密关系。她诗意般地创作手法，叫人目不暇给，也让人晕眩抓狂。人称的转换，角色的灵巧安排，情景的迅即变化，多媒体的运用，在在给人强烈的感觉，却不允许人有野心地去认知。

在影片与静止画面之间，在影像与真人之间，在台词与旁白之间，在表演与叙事之间，在个案与剧本之间，在剧本与剧场之间，在佛洛伊德与朵拉之间，在正常与歇斯底里之间，在朵拉与K先生之间，在朵拉与K太太之间，在佛洛伊德与B先生之间，在B先生与K太太之间，在佛洛伊德与K先生之间，在移情作用与反移情作用之间，在阅读与写作之间，在语言与书写之间，在完整连贯与支离破碎之间，在谎言与真实之间，在记忆与遗忘之间，在心理分析与女性主义之间，在同性恋、异性恋与双性恋之间，身为读者/观众的我们，该如何解读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如何摆置自己身体的位置？

《朵拉的画像》是一后设文本，「它的效力全靠观众对先前文本认识的多寡而定，更广泛的说，也有赖观众对歇斯底里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対心理分析起源的重要性的认知而定」（Willis 78）。《朵拉的画像》所上演的剧码，是佛洛伊德与朵拉在声音、视角与焦点的拉距战，所突显的问题是诠释的框架与参考点的选择。佛洛伊德的异性恋诠释框架和以阳具为中心的参考点，让他完全忽略朵拉母亲的角色、母女关系、和朵拉对K太太的同性恋情结。

借着朵拉，西苏回到心理分析建立其一方霸权的起始点，在这个属于朵拉的剧场，女性主义和心理分析歇斯底里般地针锋相对。

西苏透过戏剧和剧场来突显心理分析的戏剧性和虚构性，以及心理分析是一个诠释活动的表演场域。在这个心理分析的表演场域，一个歇斯底里的欲望女体无畏男性凝视的率性演出，支离破碎的进进出出。就在剧场的幻觉空间里，朵拉歇斯底里的欲望无厘头的摆荡流窜于异性恋、同性恋、和双性恋之间，悍拒各种拍板定案的最后诠释。从佛洛伊德的《个案》到西苏的《画像》，朵拉歇斯底里地到处游荡，异发成谜，难以捉摸。也因着朵拉，佛洛伊德卯上女性性 / 别认同和性爱倾向等棘手的问题。

结语

关于朵拉，女性主义者间争辩最烈的是她所代表的意义：到底朵拉是西苏等所赞美的父权终结者？还是克莱门等所声称的受害者？到底朵拉是伊底帕斯三角家庭结构的颠覆者？还是个被三角家庭结构禁闭失声的病人（NBW 132-150）？Gallop 在其〈开启朵拉个案的钥匙〉（“Keys to Dora”）一文中，讨论这两种观点在《新生的女人》一书中所呈现的攻防战。

从现实的角度而言，歇斯底里症状是不得不然的无奈结果。患者在缺乏或被剥夺情绪倾泻管道的情况下，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将各种情绪与欲望的出口，由心理转至身体，并以种种身体症状诉诸传统女性娇弱、多病、多愁善感的形象来争取同情、关怀与支持。然而歇斯底里症状的喻意，并不那么的单纯或一目了然。令人眼花缭乱的症状以疯女般弃绝自虐、丑化自残的方式演出，其中蕴含一种欺骗医生、自己与众人的欲望，一股自我放逐的气魄与一份玉石俱焚的激情与决心。此刻的歇斯底里是自虐自残的抗议更甚于无辜的受害，也是对好女人角色的唾弃。

是苦肉计也好，是阴谋论也罢。是一幅《女士的画像》也好，是部《恶女传》也罢。无论如何，歇斯底里是很多女性的梦魇。它不只是一回充满断裂记忆和意识流的《往事追忆录》，更是个充满

戏剧性、仪式性与神秘性的「残酷剧场」。它是一种手段，而且是一种暧昧的手段。正如 Bernheimer 所说，这是种「被动的攻势」（6）。在这歇斯底里、阿托式的「残酷剧场」（Artaudian Theatre of Cruelty）中，需要的不是「精神分析师」和「观众」，而是剧场中所有「参与者」的觉醒和有心人感心的拥抱与疼惜。毕竟，「哪个女人不是朵拉」（NBW 147）？毕竟，「歇斯底里患者是我的姐妹」（NBW 99）。

虽然佛洛伊德也认为歇斯底里不是专属女性的疾病，但在父权社会里，歇斯底里 = 女性的不安 / 疾病（dis-case）。正如同 Kahane 所指出的：

〈朵拉个案〉已不再仅被当作一个个案史或〈一个歇斯底里个案的分析片断〉来阅读，而被当成是妇女史的原典（urtext），一个急剧升高关于性别差异的意义与个案对再现女性欲望的影响等两个议题的辩论片断。站在心理分析和女性主义的十字路口，重新掀开的〈朵拉个案〉已迫使心理分析走出心理谘商室，进入一个意识形态的竞技场。在这竞技场里，心理分析必须和女性主义对话（31）。

我是男人？还是女人？性别认同是如何形成？性别身份又是怎样的扮装演出？性别的情欲流动又是怎么回事？女人到底要什么？为什么女性情欲总是徘徊在歇斯底里的边缘？这些都是朵拉所牵引出令人「歇斯底里地」「歇斯底里」的问题。

朵拉的歇斯底里是佛洛伊德心理分析最初始的问题（the Ur-Question）。伴随着心理分析的茁壮而生成一茂密的亚马逊 / 女战士（the Amazon）丛林，这片生长于梦土（《梦的解析》）的丛林，有「一条无法航行的」（SE 7:16）亚马逊 / 女战士 / 歇斯底里河流，河水时而呜咽，时而怒吼，蜿蜒于乱石、浅滩和沙岸间。亚马逊 / 女战士歇斯底里地烧灼自己的右乳房，只为能更轻易拉弓，把箭射得更准，好对付那些虎视眈眈的敌人。朵拉 / 亚马逊 / 女战士歇斯底里地自残，只为能用女体来演 / 讲那演 / 说不完的「丛林故事」。

- Bernheimer, Charles. "Introduction: Part One." *In Dora's Case: Freud-Hysteria-Feminism*. Eds. Charles Bernheimer and Claire Kahane.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5.
- Breuer, Joseph and Sigmund Freud. *Studies of Hysteria*. New York: Bias Books, 1957.
- Cixous, Helene. Portrait of Dora. Trans. Sarah Burd. *Diacritics* 13, No.1 (Spring 1983) : 2-32.
- Cixous, Helene and Catherine Clement. *The Newly Born Woman*. Trans. Betsy Wing.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1.
- Freud, Sigmund.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Trans. & ed. James Strachey. 24 Vols. London: Hogarth P, 1995.
- Gallop, Jane. *The Daughter's Seduction: Feminism and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Cornell UP, 1982.
- Kahane, Claire. "Introduction: Part Two." *In Dora's Case: Freud-Hysteria-Feminism*. Eds. Charles Bernheimer and Claire Kahane.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5.
- Lamont, Rosette C. "The Reverse Side of a Portrait: The Dora of Freud and Cixous." *The Feminine Focus: The New Women Playwright*. Ed. Enoch Brater. New York: Oxford UP, 1989.
- Lopez, Donna Bentolila. "Frau K and Dora." *Criticism and Lacan*. Athens: The U of Georgia P, 1990.
- Marcus, Steven. "Freud and Dora: Story, History, Case History." *In Dora's Case: Freud-Hysteria-Feminism*. Eds. Charles Bernheimer and Claire Kahane.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5.
- Ramas, Maria. "Freud's Dora, Dora's Hysteria." *In Dora's Case: Freud-Hysteria-Feminism*. Eds. Charles Bernheimer and Claire Kahane.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5.
- Strong, Beret E. "Foucault, Freud, and French Feminism: Theorizing Hysteria as Theorizing the Feminine." *Literature and Psychology* Vol. XXXV (1989:4) : 10-26.
- Willis, Sharon. "Helene Cixous's Portrait de Dora: The Unseen and the Unscene." *Performing Feminisms: Feminist Critical Theory and Theatre*. Ed. Sue-Ellen Cas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P, 1990.